

當前歐洲社會工作教育之狀況與趨勢

鍾雲校譯

譯者按：本文作者是西德 Evangelische Stiftungsfachhochschule（專門高等學校）校長 Dr. Heinrich

Schiller，本文是他對社會工作教育委員會年度計畫會議的演講，該會議於一九八二年春在美國紐約舉行，講詞刊登於國際社會工作第二六卷，一九八三年第三期。從一九八二年至今，時雖約隔四年，但文中所言世界性的政治、經濟狀況大致仍為當前社會的寫照，而歐洲學術歷史傳統所加諸社會工作教育的影響，利弊互見，作者在文中有詳細的說明。觀其文，一方面可以從認識異邦而更了解自己，一方面可以從他人如何在侷限中求發展而瞭然於社會工作的使命。

壹、探討對象及方法

由於學術界對社會工作訓練缺乏良好的、完整的、驗證性的研究，本文有關歐洲社會工作教育之報導，主要依據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正如所有教育制度一樣，社會工作教育是應各國特殊文化的需要和型式發展。因此，讀者切記歐洲並非有如從遙遠地方望見的一個文化單位，相反的，在歐洲各國間有極大的差異，這種差異甚至要一個歐洲人去瞭解都感到複雜和困難。

本人引以為憾的是未能言及東歐國家，以色列雖正式屬於社會工作學校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簡寫為 IASSW）的歐洲集團，因其歷史發展特殊，本文不擬介紹。故謹就剩下

的中歐和西歐十七國提出討論。這些國家均有其自身的歷史、文化背景及獨特的教育制度，且大多數有自己的語言，本文所探討的即涉及十二種語言：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法文、荷蘭文、英文、丹麥文、挪威語、瑞典文、芬蘭語、德文、義大利文和希臘文。

此外，一國之內亦有不同。衆多的差異成為本文綜合研究的限制，本人謹盡量為諸君勾繪一幅今日歐洲社會工作教育的圖像。

貳、歐洲社會工作教育的歷史演進

社會工作訓練從屬於高等教育，但非大學機構的一年訓練課程，到大學的博士學位課程，水準不等。此種歧異可說明為何直到一九八〇年，很長一段時

間，西歐各學校才在 IASSW 內建立他們自己的歐洲集團。

在歐洲大部分社會工作學校 (Social Work School) 招收修畢中等教育的學生再施以訓練。學生需受過十二或十三年的學校教育後，才能進入社會工作學校，意味著社會工作學生必須具有和修讀大學學生一樣的先決條件。但是由於若干原因，社會工作學校未能統整於大學，在某些國家，社工學校是整體高等教育制度的一部份，或至少是中等教育制度後的專業訓練的一部份。

歐洲第一所社會工作學校設立於本世紀初，大部份則於兩次大戰之間，即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成立。何以大部份學校不能成為大學科系呢？在義大利、英國、西班牙、芬蘭、挪威和瑞典，若干社會工作學校與大學聯結，或座落於大學內，但許多社會工作課程並不在所謂社會工作系開設，而是在社會科學、社會行政或社會教育學系中開課。除此之外，可以說絕大部份社會工作學校被摒除於傳統大學之外，為什麼？

理由很多，大致源自各國文化制度的歷史發展。其中一個共同的原因在於歐洲大學保守的傳統，這種保守性傾向於排斥將新科學和專業統合入固有的制度。須知歐洲大學有非常古老的傳統，可上溯至中世紀。世界第一所大學是一一九九年設在義大利的 Bologna，其次是二二一六年法國的 Sorbonne，再次是一二四九年英國的劍橋，然後是一三五六年奧國的維也納，及一三八六年德國的海德堡，此處所學只是少數有名的幾所大學。這些大學均設有四個古典的院系……神學、哲學、醫學和法律。

在這樣的傳統下，相當新近的社會科學欲被完全地承認為學術性的科學 (Academic Sciences) 便極為困難，甚至現在在有些大學中，它們仍必須努力爭取，以求完全的被接受。有些部門像教育學，大約在一八〇〇年已被接受，經濟學和社會學大約在一八五〇年，心理學在一九〇〇年，自然科學在某些國家是在大學之外另行設立，而發展成為所謂的技術大學或稱多元技術學院 (Polytechnics)。

由上觀之，難怪身為晚進且屬應用社會科學之社會工作要被傳統大學接受是如此的困難。另一重要理由是在許多國家，社會工作訓練是由女性推展的，這些女性在一九〇〇年代左右強烈地影響社會工作的實務。當時女性只有在

特殊情況才能進大學，其中又只有少數才有機會在傳統學院獲得大學學位。若干女性組織視社會工作為她們自己的領域，因此在她們自己的支持下推展社會工作人員訓練 (此時參加者主要為女性)，而且有意使訓練不在男性支配的大學實施。另外，二十和三十年代，由律師、醫生或牧師等從政者或行政人員領導的公私立福利機構，紛紛設立社會工作學校，以便提供他們自己機構需要的特殊技能，他們視這種社會服務人員為幹練的執行者 (Skillful practitioners) 不需任何特別種類的學術訓練。但社會工作隨着發展，本身需要高度訓練，故社會工作教育逐漸提高其訓練，從職業的層次，朝向中等教育階段之後的專業的層次，訓練的重點自然還是技術和實務知識而缺乏學術基礎和研究導向，在若干國家，情況依然如此。

叁、歐洲社會工作教育的現況

二次大戰後，我們發現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受到美國的劇烈影響，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和社區組織都被帶入社會工作成為實務和訓練內容，結果，導致要求對基礎的社會科學有更好和更專門的知識。再者，訓練層次亦被提高，從前的二年訓練在大部份學校被延長為三年或四年，這些學校的教師被要求具有較佳資格，學生也被要求需具有大學學生的水準。這些學校發展自己的教科書、自己的教材和一些創新的實習導向的研究，從而展開應用社會工作研究。

花在實地工作 (fieldwork) 的時間，無論是同時 (Concurrent) 或為區組 (Block) 實地安置 (Field placement)，時間都被延長，督導成為幾乎所有歐洲社會工作學校所必須的。

大部分機關和學校相信，這些學校提供的訓練型式，比傳統大學教育所提供的訓練更符合實務需要，尤其是就高度學術和研究導向的歐陸國家的大學而言，英國和愛爾蘭可能沒那麼嚴重，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大學原來就是實用主義導向的。

在最近幾年，一些歐陸國家大學科系，如教育學、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系，已重視社會福利領域，而展開他們自己的訓練，他們的畢業生並不被視為社

會工作員，但是，做為成人教育者或社會教師（Social pedagogues），他們已成為社會工作員的競爭者。

歐陸國家的社會工作學校發展他們自己分化的（Differentiated）教育制度，這制度為社會機關和有關政府當局所贊許和鼓勵。由於歐洲社會福利極大部份是在法定機關贊助下實施，與美國不同，故由政府當局負責社會工作員的資格認可，通常是教育部或社會福利部有法定權力批准社會工作學校立案或發給畢業生的社會工作員證照。

由社會工作教育委員會認可資格或擔任顧問團體的，只有英國和某些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國家。在英國，負責社會工作教育和訓練的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uncil）是法定組織，能授與資格，而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委員會對他們個別不同的服務，只具有諮詢的地位。

因為大部份歐洲社會工作學校是總括的高等教育制度的部分，高等教育的管理體制乃要求這些學校的教學團成員持有學術性大學的學位，如在西德，需要博士學位，這種要求有相當嚴重的後果，雖然社會工作員具有學術性學位，然而不是大學所頒發，結果，專業的社工作員在某些歐洲國家無法成為教學團成員（Faculty Members）。

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於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等基本社會科學，或政治科學，因為他們持有大學學位。有些專業的社工作員為了成為教學團成員而解除其職務，有些，如本人；則以另一相關領域的學位如教育學、心理學或社會學來獲得教學團成員的地位。在某些國家這情形使社會工作教師處於很混淆的地位。在某些國家，班級教師由專業社會工作員擔任者與由其他科目教師擔任者比率為二比十，而大部分院長，可想而知是來自其他學科的訓練。他們大部分獻身於社會工作訓練，但無疑地他們不是社工作員。而我們應知道，在某些國家，若一個專任教師接受的是其他學科的訓練，必需同時在社工領域工作過，如在衛生部門的醫生、或青少年法庭的律師或私人機關的行政人員。

肆、現行社會工作教育的優缺點

儘管上述問題存在，此種制度有下述優點：

1. 基本學科被各該領域之優秀學者教到，且他們在社會福利工作方面已具有實務經驗。

2. 教學團成員包括來自六到八個不同學科訓練的教師，他們對社會工作教育都有使命感，形成良好機會，可真正地達到科際學科的教學效果，此途徑有別於其他大學科系。

3. 協同教學較為有效，因它從不同學科聘請教師，教師可從不同觀點來討論實際案例。

4. 來自其他學科領域的專任教師比部分時間教師，能夠較佳地整合出共同的教育目的。

5. 在科際學科的教學團領導下，可試行實驗性實地工作的新形式。即在不同的教師引導下（如律師、醫生、社會學家），並和實地工作的社工作員合作，學生可從長創新的實地計畫（Field Project）。

然而，此種制度亦有不可忽視的缺點：

1. 若教學團中其他領域教師比社會工作教師多，社會工作教師可能失去對學生的影響力和對課程的影響力。

2. 若教學團中其他學科教師沒有足夠的經驗於社會福利領域，或並不認同社會工作教育人員的工作，那麼社會工作的實務重點可能會失落。

3. 學生沒有足夠的做為認同的角色楷模。

4. 學生容易誤解，以為社會工作專業訓練比大學科系的專業訓練，學術地位較低。

伍、歐洲社會工作教育的趨勢

歐洲社會工作訓練的若干趨勢可摘述如下：

1. 在歐陸國家專業訓練已發展成總括的高等教育制度之一，而未來亦無必要爭取成為大學科系。

2. 在少數國家社會工作教育是大學制度的部分，博士學位課程在英國、瑞

典設立，雖然（本人）尚不確定是否該課程以提供社會工作方案為特色。

3. 最近，某些歐陸國家社會科學的大學科系，如教育學、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已重視社會福利領域，而展開他們自己對社會福利和成人教育的訓練，但他們的畢業生還不被視為社工員。

4. 在歐洲社會工作學校三至四年的訓練中，有一新趨勢是朝向培養通才而非專才，提供基礎的或共同的知識技能，以便學生廣泛運用這些知識技能，於不同的案例當事人，並可用於多樣背景和機關。

5. 特殊訓練，如行政或督導，則保留給有經驗的執業者，他們需受高級訓練，由數目日益增多的歐洲社會工作學校及中央社會福利機關提供，督導人員高級訓練發展成為二年課程，與工作同時進行。

6. 歐洲地區學校現在愈來愈對有些顯然是「古怪的」(queer)心理、社會方法和技術感到懷疑，這些方法來自病理學和外在來源(Outside Sources)，而回歸到社會工作初始的助人的一般途徑，包括對健康和物質需要的協助。

7. 社會工作學校日益增加對應用社會工作的研究，經常是透過科際學科計畫進行。

8. 學生被不同的教學團成員引導，以小組方式準備、進行和評量新開領域的實地計畫(Field project)，以便整合理論和實務，例如下述計畫：

(1) 改善移民工人的兒童和青年的教育狀況。

(2) 在照顧少年罪犯或智能不足兒童或其他求助者的機構中發展較小生活單元。

另外還有若干重要因素影響歐洲社會工作教育，例如：為社會工作教育新成立的 IASSW 歐洲集團，在一九八一年於維也納召開第一次討論會，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均參加，共約八十人，探討主題為「廿一世紀的社會工作教育」，會中邀請了三位講員：一位是來自挪威的教授，以研究和平著稱，一位是來自瑞士的社會學教授，一位是來自荷蘭的社會教育學教授。他們當中無一為社會工作者，但他們的專長反映當前影響歐洲的題材是：和平、經濟狀況、和平民運動(Civic Movement)，最近對年輕人的研究即顯示……

①十五至廿四歲的人中，七六%相信技術，尤其是化學技術會毀滅環境，

而我們要面對這種生態的大災難。

②八〇%相信原料短缺必會產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和饑荒，最後並將導致戰爭。

③去年有十五萬人，年輕的和年老的，聚在波昂舉行和平示威。有十五萬人在羅馬示威，哥本哈根及其他地方亦有小團體示威。

失業率迅速增加，就是在經濟較穩定的國家如奧國、西德，也已經有百分之五到六的失業率。在丹麥、愛爾蘭、英國、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失業率已超過百分之十五，且無好轉現象。此外，許多社會工作畢業生無法找到工作。激進主義，無論左派、右派，在政治方面增加。犯罪、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日益增加威脅。

歐洲大概沒有大學尤其沒有社會工作學校，不嚴肅而認真地討論這些問題，做為社會工作教育專家，我們對這些論題感覺如何呢？最近，當我在準備社會歷史的專題演講時，我想到一段話：

「洞穴人在沒有幫助或甚至被同伴欺負的情況下，奮鬥以求生存，但今日我國連最卑微的市民也受到政府物質和精神力量全力的保護。我國政府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僕役，國家對人民的責任，是僕人對主人的責任，人民創造它，人民透過公意允許它繼續存在，國家的責任之一是照顧凡發現自己身處惡劣環境而將成為犧牲者的市民，惡劣環境使他們若缺乏幫助便無法獲得僅僅維持存在的必需品，這責任應為每個文明國家所認識。」

對這些不幸的人們，協助必須由政府伸援，不是表示慈善，而是社會責任。」

上述是一九三一年八月廿八日，五十年前時任紐約州長的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宣布新政時所說的話，一九八二年我們慶祝他一百歲生日。在我們歐洲教學團成員和學生中許多人相信，今日我們所需要的是全球性的新政(New Deal)，我們必須宣揚這觀念，這何嘗不是全球社會工作人員亟應努力以赴的理想。【本文作者為政大社會系講師】

(本文譯自：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 XXVI, No. 3, 1983.

pp. 1~6)